

傅经顺主编

李贺诗歌赏析集

巴蜀书社

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责任编辑：施 维

封面题签：启 功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技术设计：盛寄萍

●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李贺诗歌赏析集

傅经顺 主编

巴 蜀 书 社 出 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8.75 插页1 字数190千

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690 册

ISBN7—80523—132—x/I·55 定价: 3.45元

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编辑委员会

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起 余冠英 吴组缃 杨明照
林 庚 俞平伯 唐圭璋 霍松林

主 编

缪 钺 程千帆 周振甫

副 主 编

裴 斐 吴庚舜 邓 南

编辑委员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兴荣 王仲镛 王启兴 王思宇 邓 南
刘乃昌 刘仁清 吴调公 吴庚舜 邱俊鹏
郑临川 周振甫 周先慎 陶道恕 陆 坚
黄天骥 曹慕樊 程千帆 蒋和森 曾枣庄
傅璇琮 褚斌杰 廖仲安 缪 钺 裴 斐

李長吉



長吉將死時，忽見一婦人，駕青牛，持一紅雲，大如掌，覆其面，長吉曰：「不復識，下榻叩頭，言阿婆也。且病，誓不煩去。阿婆長吉，字詩，時年廿七，婦人笑曰：『城白玉樓，玉樓上，召君為妃，天上差樂不苦也。』長吉獨泣，泣人盡見之。長吉死，絕常所居宅中，數年，有婦人，開行，車馬，皆之聲，其母止人，哭，持之，如故。五年，葬於詩長吉墓。

李長吉画像

李長吉歌詩外卷書影

李長吉歌詩外卷

西泉吳正子箋註
須溪劉辰翁評點

京師本無後卷，有後卷者，鮑本也。嘗問薛常州，士龍言長吉詩，蜀本會稽姚氏本，本皆二百一十九篇。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。蜀本不知所從來。姚氏本出秘閣，而宣城本則自賀鑄方回也。宣城多美詩十九首，與姚氏少亡詩四首。姚氏本善之。虎以余校之，薛之言，諒矣。今余用京鮑二本，同薛謂宣城本二百四十一首，蓋多餘本。本所多之數，合是鮑本，鮑宣本也。第內一篇白門前者，即與第四卷上之同。重文如此，則實有二百四十有二矣。然觀此卷所作，各是後人模

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

编辑缘起

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。历史悠久，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古代典籍浩如烟海，文学家、诗人、词人更是群星灿烂，名家辈出。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，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，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，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，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《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》，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、阅读和参考。

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，精选作家不同时期、不同阶段、不同内容、不同体裁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，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、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。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，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子，纳入本丛书之内，同时发行，以飨读者。

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，分析精辟，简明扼要，深入浅出。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、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，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小学教师、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。

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，以诗词文为主，以唐宋作家作品为重点，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，兼顾其他文学体裁。

为了保证丛书质量，特约请学界名流，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的专家、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。赏析文章全部新撰，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，以期尽可能达到目前最新最高水平。

这套丛书各赏析集主编，负责约稿、审稿、改稿和定稿工作。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。这套丛书拟编五辑，每辑十种，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分辑出版，五年内出齐。

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，尚属首创，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。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，只能在摸索中前进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，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切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巴 蜀 书 社 编 辑 部

一九八六年九月

前 言

李贺，字长吉，河南福昌（今宜阳）昌谷人。生于唐德宗贞元七年（公元790），卒于唐宪宗十一年（公元817），仅仅活了二十七岁，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是一位才高命短、极富独创性的浪漫主义诗人。

李贺虽为唐世宗孙，系出大郑王，但经过几代人的变迁，传到他父亲时就已家道衰落。他的父亲晋肃，是个老老实实的读书人，虽然“亦有才华”，但“未能登显籍”（姚文燮语）。为了寻谋生计，曾赴边地蜀州（今四川崇庆）任从事。当时，吐蕃侵扰，崔旰作乱，正是“蜀道兵戈有是非”（杜甫《黄草》）的岁月，一去就是二十余载，并于半百之年生子于蜀。当他回河南任陕县令时，贺已四岁；陕令任满，家境更是贫困不堪。李贺说：

“我在山上舍，一亩蒿菑田。夜雨叫租吏，春声暗交关”，其苦境可想而知。

苦寒自逼着李贺要自觅生路，刻苦读书。他昼读、夜读、带着病还要读。夜晚读书和写作，巴童守在旁边为他煎药；白天寻诗觅句，巴童便替他背上一个古破锦囊，紧随其后；他骑的一个跛腿驴（《新唐书》作弱马），瘦得象条狗，还是从亲族那里借来的。他的刻意苦读，使母亲常为之担心：“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！”

李贺十五岁，已名满京都，并与比他大三十岁的诗坛宿将李

益齐名。《新唐书·李益传》说：“益，故宰相揆族子，于诗尤所长，贞元末，名与宗人贺相埒。”徐应秋《谈荟》也说：“李贺乐府数十篇，流播管弦，李益与贺齐名，每一篇出，乐人以重赂购之，乐府称为二李。”

李贺十七岁举足南游，十八岁结婚并参加河南府试，写下了不少令人赞叹的诗章。当时的东京才子皇甫湜、文章巨公韩昌黎，都曾亲自登门造访，并为之延誉。但树大招风，名高遭谗，当他入长安应进士之举时，嫉妒者们在“家讳”问题上大作文章了。认为晋肃的“晋”与进士的“进”同音，李贺不宜应进士举！尽管韩愈为其作《讳辨》，驳斥异常有力，但仍未能破除社会偏见，李贺还是被拒之于考场之外。后来几经周折，才担任了“奉礼郎”。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，他的任务就是在皇家举行朝拜和祭祀的时候，在一旁招呼位次，安排供品，赞礼跪拜；在公卿巡行诸陵的时候，领着仪仗队和吹鼓手，司仪祭礼。至于生活，也相当窘迫，当了奉礼郎，也只有“长镵（镵）江米饭”，莫说鱼肉，就连“小甲蔬”也摸不到了。更主要的是这一职务在政治上毫无作为，只不过是统治者生活中的点缀品。他把自己的这一生活变迁喻作一株“五粒（鬣）小松”。原先虽生活在深山野岭，但总还有石笋为伴，溪云环绕；一旦进入深宅大院，移栽于盆中，便被绳束枝叶，刀剪龙髯，再也不能自由生长了；天天看着庸夫俗子们的出出进进，也只能是对月滴泪，独自伤怀。

三年的奉礼郎，虽没给李贺施展抱负的机会，但对其诗歌创作却有重大意义。长安是著名的古都，是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李贺在这里接触了社会各方面的人物，特别是和文学家、艺术家的唱和切磋，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和写作技巧。社会丰富复杂的生活，为他提供了各种创作素材。从诗人今存的作品

看，半数以上为京城三年之作。

李贺的创作时期，主要在宪宗一朝。这时，唐王朝正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之中。他在贫病中所接触的主要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，他们看到和议论的主要是社会上的许多不合理现象，他们都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，也都有着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。但共同的生活往往并不造就同等的诗人，生活的激浪更易撞击才气卓立者的心扉，复杂的社会矛盾只能由具备“庖丁解牛”本领的人才可剖析，艺术的沃土只能由勤奋的艺术家去耕耘，而李贺无疑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，他的创作在诗歌的艺苑里的确放出了奇光异彩！

李贺虽生命短暂，但他却象一道耀眼的霓光，划万里长空而过，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强烈的印象。在我国诗歌史上，他虽不能与杜甫等大诗人比肩，但其创作亦有“诗史”之誉。姚文燮就说：

“以贺诗为唐春秋可也。”这一结论是有其事实根据的。宪宗一朝，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，其次是繁苛的剥削和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。也正是在反映这些主要问题时，他的诗，“其命辞、命意、命题，皆深刺当世之弊，切中当世之隐”（《吕谷诗注序》）。

宪宗即位之初，藩镇已发展到四十九个。这些藩镇，对节度区内的官吏任免、赋税支用、军事行动，一概自主，形成独立王国，朝廷不得过问。其始，年方英华的唐宪宗（二十九岁即位，比李贺大十四岁），颇有奋志平藩之意。他用宰相杜黄裳之计，很快取得了平定西南藩镇的胜利。为此，李贺曾以《沙路曲》歌颂宰相的勤政，以《上之回》（亦题《白门前》）歌颂皇权的胜利和统一祖国的理想。然而，由于宪宗是宦官拥立起来的，他信任宦官胜过朝臣；所以后来屡以宦官典兵，甚至让宦官吐突承璀

担任起行营招讨处置使。由于宦官根本不懂军事，因而中央连战失利。李贺以嘲弄之笔，对这一现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嘲笑。他讽刺内臣拜帅是“妇人携汉卒，箭箠囊巾帟”（《感讽六首》其三）；在《吕将军歌》中，首先描绘了一位英勇善战、胆大志豪的吕将军，他面对着“北方逆气污青天”的藩镇叛乱局面，磨拳擦掌，多么想为国立功啊！但“玉阙朱城有门阁”，他的心声根本无法上闻，因而只能“剑龙夜叫将军闲”，气得他跑到皇陵上痛哭一场！而那位拜了帅的宦官在阵前的表现却是：

榼榼银龟摇白马，傅粉女郎火旗下。

恒山铁骑请金枪，遥闻鼙中花箭香。

他虽然腰中挂着将军大印，神气得很，可是叛军一来挑战，便马上望风而逃，而敌人却只能从远方闻到他箭筒里散发出来的一股香气！这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啊！由于对藩用兵失利，藩镇势力依然猖獗，劳动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在《猛虎行》一诗中，他这样描写其世代相袭、自搞独立王国的情形：“长戈莫春，强弩莫抨，乳孙哺子，教得生狞。举头为城，掉尾为旌。”在《公无出门》一诗中，深刻描绘了藩镇统治区的恐怖气氛：“天迷迷，地密密，熊虺食人魂，霜雪断人骨”，人民随时都可能无缘无故被残害而死！

、 宪宗即位之初，曾明令禁止进奉，但实际上他是有进即纳，但须变名而进之。《资治通鉴·元和四年》条下说：“自淮西用兵以来，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，谓之‘助军’；贼平，又进奉，谓之‘贺礼’；后又进奉，谓之‘助赏’……”此风一开，便造成了地方官的拚命搜刮，统治集团的极端奢华，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和痛苦。《追赋画江潭苑四首》，表面上是观画咏史，实

..

际上是揭露唐宪宗的荒嬉无度。象这样直接指责皇帝的作品，在中唐诗坛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对于统治者奢华荒淫的揭露，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虽写有《伤宅》、《歌舞》、《买花》诸篇，但终不如李贺的《牡丹种曲》、《荣华乐》、《秦宫诗》等揭露得那么大胆、深刻。白诗多写统治者的豪华阔绰，而李诗却更注重剖析这些人物的灵魂之丑恶，气焰之嚣张；这些人物不仅“气如虹霓，饮如建瓴，走马夜归叫严更”，弄得京城侧目，无人敢惹，而且是“马如飞，人如水，九卿六官皆望履”，就连文武百官都得望尘而拜。他们“绣段千寻贻皂隶，黄金百镒贶家臣”，狂赐滥赏，任情挥霍。他们“玉堂调笑金楼子，台下戏学邯郸倡”，生活上更是极端堕落无耻。要问他们的金钱富贵是怎么来的，第一，“舌吟舌话称女郎，金祛绣面汉帝旁”，颇有一套讨取皇帝欢心的伎俩；第二，“三皇后，七贵人，五十校尉二将军”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作靠山；第三，“能教刻石平紫金，解送刻毛寄新兔”，他们受贿纳垢，贪污诈取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唐宪宗是历史上少见的神仙迷，为了长生，他甚至封一些江湖骗子作州刺史；以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论，超过了历史上的秦皇汉武。在他的极力提倡和影响下，弄得寺观激增，佛老遍地，老少奔走，失其业次。韩愈曾写《华山女》一诗，来揭露在京城佛教的猖狂，道教的欺骗，以及他们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荒淫无耻。韩愈可以称得上反佛老的勇士，但在文学作品中，他却不敢象李贺那样，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。李在《昆仑使者》中，嘲笑汉武帝“金盘玉露自淋漓，元气茫茫收不得。”在《苦昼短》中指出：“何为服黄金，吞白玉，谁是任公子，云中骑白驴？刘彻茂陵多滞骨，嬴政梓官费鲍鱼！”凡是佞佛求仙的帝王，都是妄费

心机!

写天上，写鬼神，在李贺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。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，便在头脑中幻化神域仙界。这是对罪恶现实的厌恶和否定，其代表作有《梦天》、《天上谣》等。传说中那些成仙的人物，生活得是那样美满。有娱乐，有耕作，也有爱情；那里没有官场的勾心斗角，也没有衣食无着的哀痛；无病苦的折磨，无催租吏的叫嚣之声；不管人间有多少次的沧桑之变，仙人们永葆美丽的青春年华。至于鬼魂，在诗人的笔下，只不过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。苏小小已经死去几百年，但她仍是那么美丽，那么深沉，那么多情，那么苦闷；她仍在冥冥的世界里等待着与爱侣共“结同心”。

李贺还写了不少闺思、恋情和宫怨诗。这类诗具有形象鲜明、意境新美、吐露大胆、感情真挚、格调流美等特点。且看《大堤曲》：“妾家住横塘，红纱满桂香。青云教绾头上髻，明月与作耳边珰。莲风起，河畔春，大堤上，留北人。郎食鲤鱼尾，妾食猩猩唇。莫指襄阳道，绿蒲归帆少，今日菖蒲花，明朝枫树老。”这是写江南少女对情人的挽留。请看她的吐露是何等大胆！她对自己的美是何等自信！她对少年郎的挽留是何等情恳意切！简直没有半点羞涩和扭捏。李贺同情宫女、同情妇女命运的篇什也都写得很好。如《三月过行宫》：“渠水红紫拥御墙，风娇小叶学娥妆。垂帘几度青春老，堪锁千年白日长。”他同情那些深锁行宫的少女，他认为，那红润面颊的少女们，在那千年长锁的深宫中，又怎么能够忍受呢！在《感讽六首》其五中，诗人具体刻画了嫔妃被幽弃的痛苦心理：“本无辞攀意，岂见入空宫，腰肢瓊珠断，灰蝶生阴松”。表现了诗人对被弃者的深刻同情。中唐产生了诸多宫怨诗，但很少有能和李贺的《宫娃歌》媲美

的。诗中一方面渲染了皇帝的好色多疑、生性欺诈，描写了宫女极度难耐的寂寞痛苦生活，一方面又热情歌颂了她们对自由生活的极度向往。

另外，李贺还写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、抒发个人苦闷、歌颂家乡风光、歌颂艺术家技艺、歌颂人民创造性劳动的篇什。诸如《老夫采玉歌》、《致酒行》、《南园十三首》、《李凭箜篌引》、《杨生青花紫石砚歌》、《罗浮山父与葛篇》等，也都写得各有新意、各具风采，读来耐人寻味。

在中唐，李贺的诗歌艺术是独树一帜的。诗僧齐己曾就整体风格这样赞美李贺：“赤水无精华，荆山亦枯槁。玄珠与虹玉，璨璨李贺抱。清晨醉起临清台，吴丝蜀锦胸襟开。狂多两手掀蓬莱，珊瑚掇尽空土堆。”在齐己看来，逸才奇思，超凡万物，现实中一切最美的珍奇，都被李贺创作的新美境界比得暗淡失色了。杜牧在《李长吉歌诗叙》中说：“云烟绵联，不足为其态也；水之迢迢，不足为其情也；春之盎盎，不足为其和也；秋之明洁，不足为其格也；风樯阵马，不足为其勇也；瓦棺篆鼎，不足为其古也；时花美女，不足为其色也；荒国侈殿，梗莽邱垄，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；鲸吸鳌掷，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盖《骚》之苗裔，理虽不及，辞或过之。”齐己和杜牧，都是晚唐著名诗人，也都是李贺诗歌的知音者，但比较起来，诗人兼评论家杜牧，却比齐己看得更全面，讲得更准确。他首先讲了李贺诗歌内容和意境的丰富多彩，继之指出了其师承与优缺点。后世的评论家，或称其“奇峭”（张碧）、或赞之“鬼才”（宋祁）、或颂其“瑰诡”（严羽），或评之“晦涩”（王思任），但都没超出齐、杜评语的范围。概括起来，李贺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，至少有五点值得提出。

第一,师承“骚”体及诸贤,但在艺术上又有新的追求和发展。

从李贺的创作实践看,他是吸收和借鉴了前人和当代人的创作经验的,首先我们看到了《楚辞》对于诗人的良好影响。在《赠陈商》诗中说:“长安有男儿,二十心已朽。楞伽堆案前,楚辞系肘后”,可见他对楚辞十分喜爱,是随身携带和阅读的。细读李贺的创作,象《雁门太守行》、《苏小小墓》、《湘妃》、《长歌续短歌》、《帝子歌》、《神弦》等,都明显地从《楚辞》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。如《帝子歌》,是讽刺唐宪宗好神仙、贪长生的,但作品的风格、意趣和构思,都很象楚辞中的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,所以王琦说“此篇全仿《楚辞·九歌》,会其意者,绝无怪处可见。”至于《苏小小墓》之于《山鬼》,《雁门太守行》之于《国殇》,皆可见其渊源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,评价《楚辞》时用了“朗丽”、“绮靡”、“瑰诡”、“耀艳”等评语。如果将这些评语用于对李贺作品的品评上,也是完全合适的。除了学“骚”,李贺还潜心学习六朝以来的乐府民歌,并在学习的基础上有于极大的提高和创新。由于李贺在乐府诗歌创作上的高度艺术成就,所以,仅郭茂倩编入《乐府诗集》的就有四十六首之多。其中有许多作品,不论就思想性和艺术性看,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。如《猛虎行》,魏文帝、陆机、谢惠连、储光羲、李白、韩愈,都有同题之作,但比较地说,还是李贺的这篇更有名。又如《大堤曲》,自梁简文帝始创此题以来,仿作的人很多,而只有李贺一首最引人注目。它既继承了南朝乐府音节情致之美,又能融以自己特有的朗丽清新的艺术特色。清人袁枚说:“不学古人,法无一可;竟学古人,何处著我?字字古有,言言古无,吐故吸新,其庶几乎?”(《续诗品》)李贺的可取就在于在学古中不断创新。他学古不泥古,而

且努力吸取了当代人的创作理论和经验。

李贺诗的一个明显特点，就是反对骈偶化。这一倾向，显然受了韩愈“务去陈言”、“词必已出”、力矫齐梁绮靡文风的积极影响。范文澜说：“韩愈一派诗人都主张苦吟以去陈言，成绩最高的要推李贺。别人不能造新言来代替陈言，甚至用涩体来代替陈言，李贺所作不仅言语清新，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”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）。这话是很中肯的。韩愈主张“务去陈言”，但有时陷入极端，失之于怪异，给人以“佶屈聱牙”之感；而李贺就避免了这方面的毛病。再如反对骈偶化，这当然是正确的，就是以散文为诗，也并非绝对不可，但韩愈一些一味追求散文化的诗却完全失去了诗的韵致。以《谁氏子》为例，中间竟出现这样的句子：“神仙虽然有传说，智者尽知其妄矣。圣君贤相安可欺，乾死穷山竟何俟！呜乎余心诚岂弟（同凯悌），愿往教诲究终始，罚一劝百政之经，不从而诛未晚耳！”这哪里还有什么诗味，完全是“顺口溜”式的宣传品了！韩愈是反对“轻熟圆滑”的，但由于走到了极端，有时却使自己的诗歌创作陷入了同样的困境。而李贺也写了许多反佛老之作，但却绝对找不到《谁氏子》这样宣传品式的创作。

第二，化平凡为奇崛，以熟题出新意。

诗歌是一种艺术创造，对某一种题材，如果不能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，另有新意，具有层楼更上的本领，确实很难着笔。李贺颇具“人所难言，我易言之”的本领，即使是大家已经写熟了、写滥了的题材，一经他的妙思奇想，诗中便出现了高人的见解和崭新的意境。例如以“马”为题材的诗歌，可谓汗牛充栋，不乏有名之作。而李贺却在这万家争咏的题材中唱出了新声。他一连写了二十三首“马诗”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，令

人读之奋发。宋人刘辰翁在《李长吉诗评》里说这样的作品，的确达到了“不经人道”的程度！方扶南在这组诗的批注里也说：

“此（马诗）二十三首，乃聚精会神，伐毛洗髓而出之，造意撰辞，犹有老杜（杜甫）诸作之未至者”，这话并不过分。再如《史记》鸿门宴的故事，这是人们很熟悉的题材，前人也多有歌咏，而李贺却在这旧人、旧事、旧题、旧意的基础上，“陋诸家”而翻新意。如果拿李贺的《公莫舞歌》和今存的《中舞歌诗》（即《公莫舞》古辞）、《齐公莫舞辞》等相比，简直有珠玉与瓦砾之别。他在选题、剪裁、造语、议论等方面，都一反前人，别开生面；立意高，见解深，笔酣墨饱地热情歌颂了刘邦统一天下的正义性，成功地塑造了樊哙忠心赤胆的英雄形象，无情地嘲弄了项羽、范增、项庄等人的丑陋行径。

第三，想象丰富，意象新美。

李贺的想象力很强，确有“笔补造化天无功”之妙。在诗人笔下，“厌见桃花笑，铜驼夜来哭”（《铜驼悲》），桃花和铜驼都具有了人的感情；“南浦芙蓉影，愁红独自垂”（《黄头郎》），妇送郎远行，荷花也带上了惜别的情绪；“空将汉月出宫门，忆君清泪如铅水”（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），铜人不仅有感情，而且会落泪，泪水就和融化了的铅水那样沉重；“飞光，飞光，劝尔一杯酒”（《苦昼短》），诗人不仅和日月说话，而且可以举杯共饮！这些，都是因其想象力的超凡而突破了“着我之色”的范围，从而写出了“不经人道”之语，描摹出“超现实”之境，从而使得作品的意象特别新美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诗人不仅有奇思奇语，而且有着与读者共享诗境之心。读了他的《天上谣》，我们仿佛觉得李贺真的到了天上，我们也进入了那诗情画意的仙境里了！

想象力的丰富，还表现在大胆灵活地运用神话传说方面。为了服务于主题的表达，李贺常常将其加以新的想象、补充和改造。例如《李凭箜篌引》：“女娲炼石补天处，石破天惊逗秋雨”。“女娲补天”本是人所共知的神话，但一经补充上“石破天惊逗秋雨”的境界，便充分显示了李凭弹箜篌时“感天地泣鬼神”的绝技。再如，十二月乐词《闰月》：“今岁何长来岁迟，王母移桃献天子，羲氏和氏迁龙辔。”这里既有对神话的大胆改造，又有对其新异的想象。我们知道，羲和是为太阳赶车的御手，但羲和并不等于是羲氏与和氏，《书传》说：“重黎之后，羲氏、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。”可知这根本不是一码事。从其他诗章中看出，李贺对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。但在这里，诗人却有意让“掌四时之官”的羲氏和氏身兼二职，并说是“因为替王母娘娘向皇帝献寿桃，驾日车走得太慢，所以多出了一个‘闰月’。”这就使人觉得格外生动有趣。元人孟昉说：“读李长吉《十二月乐词》，其意新而不蹈袭，句丽而不谄淫，长短不一，音节亦异”，就是赞扬这种刻意求新的创作精神的。再以“沧海桑田”的成语典故为例，《神仙传》上也只是说，麻姑“已见东海三为桑田”，而在李贺的笔下，却成了“南风吹山作平地，帝遣天吴移海水”（《浩歌》），通过丰富想象，山是怎么平的，海是怎么干的，一一有了来历；连麻姑也只是见到海干而不明其因，而李贺却说：是天帝派遣水神天吴，给把海水遣走了！接下去，写得更是奇而多趣，奇而在理；世上不是传说长寿的彭祖活了八百年吗？而王母娘娘的桃树三千年才开一次花，所以诗人说：“王母桃花千遍红”，那么，肯定是“彭祖咸巫几回死”了！

第四，构思奇特，因情造境。

李贺的艺术构思非常奇特。这是他的诗歌较难读懂，读懂后